



# 延州阅读



## 习语金句

要练就“金刚不坏之身”，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，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。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，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。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治学有三种境界：一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；二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；三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。首先，理论学习要有“望尽天涯路”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，耐得住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的清冷和“独上高楼”的寂寞，静下心来通读苦读；其次，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，刻苦钻研，下真功夫、苦功夫、细功夫，即使“衣带渐宽”也“终不悔”，“人憔悴”也心甘情愿；再次，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、学用结合、学有所悟、用有所得，在学习和实践中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最终“蓦然回首”，在“灯火阑珊处”领悟真谛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

# 高志旺：阅读如曲 流淌岁月

记者 延媛



● 高志旺

记者 延媛 摄

书香伴岁月，阅读润人生。从少年结缘书香，到如今致力于阅读推广，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高志旺始终与书为伴，让阅读成为融入日常的坚守与热爱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父亲给年幼的高志旺买了一本小人书《西沙群岛》。“有意思的是，小人书里边的内容是用诗歌形式表达的，那种诗歌配画面的感觉，深深地吸引了我，也丰富了我的想象力，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和朦胧的诗歌美。”高志旺回忆道。正是这本小人书，让他喜欢上了诗歌，也由此开启了长久的阅读之路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物资与书籍都相对匮乏。高志旺在乡镇上学，学校图书馆藏书不多，他借了《李自成》和《随周副主席长征》，利用午休和星期天认真阅读。最令他难忘的，是那个雪花飘飞的冬天——爷爷一字一句地读着《水浒传》，他也一字一句地看着，就这样读完了全书。此后，他又陆续读了《野蜂出没的山谷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名著。

真正喜欢上读书，是参加工作以后。1981年，高志旺在县城新华书店买了《宋词百首详解》《青年知识手册》《醉卧长安》等书，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。他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：每天必须读一篇文章，每月必须到新华书店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，并且在书的扉页上注明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书店。

在多年的阅读中，高志旺最偏爱文学类书籍，尤其是诗歌、散文和小说。谈及影响最深的作品，他毫不犹豫地提到了路遥的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。“特别是《平凡的世界》

》，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被深深地融入书中的故事情节中，与书中人物同呼吸、共命运，有时读到感人的细节处，不由得潸然泪下。”高志旺说，《平凡的世界》教会了他如何应对生活的苦难和曲折，激励他保持向命运挑战的奋斗精神。这部作品读来亲切，充满黄土气息，是黄土地里长出的文字，对他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读得多了，自然就养成了记录的习惯。回望自己的读书笔记历程，高志旺将其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小学时期的日记，把读到的每一篇文章、看到的人和事记录下来

来，一直持续到参加工作，大大小小的笔记本记了40多本；第二阶段是参加工作后的文学笔记，把每日所见、所闻、所思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提炼观点，表达对事物的认知与思考。“在单位写，回到家中写、出差写、旅途中写，白天写、晚上写。”高志旺说，这些笔记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工作经历，也锻炼提高了文字把握能力；第三阶段是信息化时代后，他在博客、微信、公众号上写文学随笔，涵盖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书画感悟，还尝试诗配画、诗配摄影，让表达形式更加丰富。

对于如何平衡繁忙工作与长期阅读，高志旺认为，读书与工作并不

矛盾。“读书是工作的有益补充，工作是读书的运用和升华。只要运用得当，就能相得益彰、互相促进。”外出开会出差时，他常常随身携带书籍，车站、机场、候车大厅、旅途途中，只要一有空闲便静心阅读；夜晚睡前、工作间隙、办事等候之际，他也会抓紧时间读书。

“把零散时间充分利用起来，让读书成为充实生活的日常方式，时时为自己加油充电，接受文化熏陶、汲取知识滋养，不断增长智慧、提升自身能力。”

“让阅读像一曲音乐一样，伴随着我在生命里流淌。”高志旺这样形容读书于他生活的重要性。他说，读书不是任务，不是要应付完成的差事，而是生活的点缀、丰富和优化，是一种莫大的享受，是一次文化的洗礼，是一场精神的盛宴。读书让他懂得了“我是谁、我从哪里来、我到哪里去”的深刻道理。在阅读与生活的感悟中，他坚持读写结合、笔耕不辍，2005年出版了散文集《高原漫步》和诗歌集《高原流淌》。

面对当下浩如烟海的书籍，高志旺对青年人提出了三点建议：首先，要读有利于树立正确“三观”的书，读励志向上、直面坎坷、追逐梦想的书；其次，要多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，守住民族根脉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；第三，要结合作业与兴趣，多读提升业务能力与综合素养的书，紧跟时代新知识，走在时代前沿，做新时代的弄潮儿。



## 我的读书笔记

# 培养阅读习惯要从青少年抓起

青少年处于养成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，从小埋下读书的种子、培养阅读兴趣和能力至关重要。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青少年阅读，在多个场合讲述过小时候就从小人书中知道了“岳母刺字”的故事、15岁时读马列著作等经历带给自己的心灵震撼和深远影响。在这篇重要文章中，总书记寄语孩子们“养成阅读习惯”，教导广大青年“静下心来多读经典，多知其所以然”。谆谆嘱托，殷殷期盼，对青少年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。

家庭是阅读的起点，家庭环境、父母行为深深影响着孩子阅读习惯的养成。现在，很多家长在幼儿教育时期追求孩子认字、识字以及各种所谓智力开发，上学后奔波于各种兴趣班、辅导班，“刷题”占据了大量时间，却把阅读习惯的培养晾在一边。这种功利性教育不仅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，还会给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带来困扰。“一个真正的人，应当在灵魂深处拥有一种精神家园。”而这个家园，是由一本本书籍垒砌起来的。家长们应当认识阅读对于孩子涵养品格、发展心智的长期价值，把阅读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“必修课”。同时要言传身教作榜样，当好孩子阅读的陪伴者和引导者。

教育引导对孩子的阅读行为具有“指挥棒”作用。一段时期以来，应试教育成为提高学习成绩的不二法门，阅读在教育体系中有意识无意被边缘化了。现在，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善。比如，高考语文命题不断释放出重视阅读积累的信号，其他学科也更加注重对阅读能力的考查。同时，随着“双减”政策落地，孩子们有了更多阅读的时间和精力。要鲜明树立鼓励阅读的教育导向，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中的分量，开设阅读课程，加强阅读辅导，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，在师生共读、书香氤氲的校园中让孩子们静心阅读、健康成长。

向青少年推荐阅读书目、提供阅读指导十分重要。现在，图书市场上还不同程度存在着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，有的内容注水、知识错讹、编校质量堪忧，有的甚至隐含不正确的价值导向，加之充斥网络的大量信息鱼龙混杂，极易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。要适应青少年阅读特点和身心成长规律推广阶梯阅读，开展阅读指导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，让孩子们在经典阅读中与先贤对话、在童话故事放飞想象、在科学读物中探索未知，使阅读成为生命的锚、成长的根。

(摘自《求是》杂志)

## 阅评

# 了身达命 ——我的《红楼梦》阅读心迹

李祝喜

大概由于我在供职的咸阳师范学院，开过二十多年的校选课《红楼梦》导读，又在《红楼梦学刊》《中国文学研究》《当代文坛》等刊物发表过十几篇《红楼梦》阐释类文章，以及兼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，偶尔有师友竟把我谓之“红学家”，对此我也只是一笑了之。

扪心自问，我今生也不可能成为“红学家”，这绝非自谦。《红楼梦》只立千古，被誉为文学人的“圣经”，著名美学家潘梓年教授甚至把《红楼梦》定位为“国书”。我对它唯有“高山仰止”，充其量只是一位资深“曹粉”“红迷”而已，如此幸甚至哉。不过忆及我与《红楼梦》的缘分，由孩提初闻其名，直到以研究的目光去阅读，大致经历了耳缘、眼缘、情缘、学缘、命缘等五个阶段。

《红楼梦》书名，我最早是在七八岁时从母亲那里听到的，姑且谓之耳缘。母亲出身书香门第，外祖父张吉臣是晚清举人，家中藏有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康熙字典》等，以及石印本《红楼梦》。遗憾的是，在1946年临近年关惨遭匪祸，这本《红楼梦》不知流落到何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老家户县（今鄠邑区）渭丰镇定舟村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。受到语文老师赵高社的影响，四大名著中我对《水浒传》的印象最深，至于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除了书名和作者，其他一概不知。

1982年高考落榜后我在户县二中复读，才第一次与《红楼梦》有了眼缘。当时借了同桌刘德祥的《红楼梦》连环画一目十行浏览过，有关贾雨村胡乱判案、贾宝玉挨贾政毒打、刘姥姥进荣国府等精彩内容，都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后来当我得知张爱玲8岁读《红楼梦》，琼瑶11岁读《红楼梦》，俞平伯13岁就在啃线装本，王蒙14岁读得入迷，特别是茅盾十四五岁就可以整段整段背诵，真是羞愧不已。

我第一次读大部头的《红楼梦》，已是1984年我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，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，从给我们讲授先秦两汉文学的

贺陶乐老师那里，借了1974年版的四卷本《红楼梦》。这套书浅绿色封面，前言出自李希凡先生，封面题字沈尹默先生、注释启功先生，他们几位皆为现象级人物。这次通读，对贾宝玉抓周一手伸向脂粉钗环只觉得奇幻，最偏爱多才悲情的“泪美人”林妹妹，无意之中背会了《西江月》《护官符》《题帕三绝》等三五首韵语。出于先入为主，知道后40回并不是曹雪芹所作，所以读得特别浮躁。今天我依然认为续书在主题、人物、情韵等方面明显逊色于前80回，故而对林语堂、周绍良、白先勇等名家击赏后40回，甚或推崇程高本，我从感情与理智两个方面仍旧感到难接受。

大学毕业前夕，我们全班选修了时任副校长宋靖宗教授的《红楼梦》专题，我对这部“天书”开始走眼入脑，从此与其结下深深的情缘。宋老师无疑是我的“红学”启蒙老师。他的讲授大道至简，让我首次知道“红学”的前世今生；他把《红楼梦》定位为百科全书，并形象地比喻为一棵参天大树，认为它的根、干、枝、叶、花、实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庞大有机整体；他讲课全身心投入，品鉴《红楼梦》的悲剧意蕴，分析宝黛钗三者之间的婚恋悲剧，特别是赏析“风流灵巧招人怨”的晴雯等，时常泪水纷盈，同学们也跟着他一起伤心叹息；他关注当时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，认为编剧与导演对秦可卿与贾珍的不伦之事的处理过于直露，不仅脱离当下通行文本，而且不适宜电视剧的观赏情境。他认为《红楼梦》研究，应该恪守学术规范，不能恶意炒作，从而导致“红”水泛滥。

宋老师极有可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陕西乃至西北，在大学率先开设《红楼梦》专题课的一批学者。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赏析超级精彩，在延安大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。1960年从延大中文系毕业的王双才老师，时隔50多年后深情回忆，言及自己有幸分别听过宋靖宗和吴组湘两位老师讲《红楼梦》，他说：“两位老师的共同特点是熟、透、活、深、细。宋老师备课精细，教案书写漂亮，分析透彻，描写细腻，字字紧

扣，没有废话，不重复，干净利落。朗朗上口，百听不厌。吴老师讲课大气，随意性大些。相比较，宋吴可以并驾齐驱。听宋老师讲课，确实是一种享受。”莫非宋靖宗老师此时此刻，已经在我内心深深种下一粒热爱和探索《红楼梦》的种子，10年后机缘巧合，它自然破土而出。

这一年还有值得一提的小插曲，是我报考了四川南充师范学院（今西华师范大学）周子瑜教授的硕士研究生，虽然最终因为英语未过国家录取线而落榜，但专业课考试有一道附加题，是让谈唐宋词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，对此我印象深刻。因考场没有时间去做，考试结束后我同陈民旭老师谈及此事，陈老师耳提面命，告诉我此题可以从主题、情感、结构、人物、语言，以及《红楼梦》对唐宋诗词的引述等方面去分析。我聆听后顿觉醍醐灌顶，对此题理解才不再停留在零散肤浅的直觉，而是有了质的飞跃。15年后，2002年的一个暑期，我在西安嘉汇汉唐书店“红学”专柜，突然看到有售李欧、周子瑜两位先生合著的《梦与醒的匠心：蠡测缕析〈红楼梦〉的写作技法》，当即入手一本，捧着它内心五味杂陈。

我大学毕业后留校，师从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民旭教授，主讲的课程是唐宋文学，1993年调至咸阳师范学院依然教这一段。1996年9月，我在陕师大进修元明清文学，开始与《红楼梦》结下学缘。进修期间阅读所用的是学界普遍认为最权威的版本，由红研所校注1996年第2版，冯其庸先生撰写前言，这次阅读趋于专业。譬如重视脂砚斋的点评，悉心阅读王国维、鲁迅、蒋和森等名家的论著。指导老师王志武教授，赠我他写的《红楼梦人物冲突论》。尽管王老师这本书被水浸泡过，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得到“红学家”师友签赠的大著，自是格外珍爱。

我教学与研究方向也由唐宋改作元明清，客观原因是当时咸师中文系主任李玉铭教授说这一段老师紧缺，主观因素是这段时间我与《红楼梦》哀感顽艳情绪产生了强烈共情。起因是1995年11月11日，发表董妙丽因车祸不幸罹难，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，我在体认红楼女子群体

的悲惨凄绝命运中，聊以纾解自己生命深处的巨大悲痛。冥冥之中，此刻《红楼梦》与我血脉相连，我与它结下了命缘，从此一入红楼“深似海”。

此后才有1998年第一次给咸阳师范98级专升本讲《红楼梦》导读；1998年开始，相继结缘冯文楼教授、贺信民教授、严安政教授、刘保忠教授、贾三强教授等省内《红楼梦》研究名家；特别荣幸的是，得到时任我们学校主编高时阔老师的大力提携，我加入中国红楼梦学会。又在2014年7月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《红楼梦生命叙事论》；之后有幸结识胡文彬先生、孙伟科先生、赵建忠先生等“红学”名家。

自此以往，我阅读《红楼梦》，重心是体认着两多多年前，曹公生命深处流淌出的孤独、傲世、幻灭、悲悯、忏悔，色空与痴情的复调，以及在爱与美中寻求守望诗意精神家园。生命的脆弱、青春的远逝、命运的无常、生存的荒唐、超越的神秘等，时时叩击我的灵魂，赐予我力量、智慧和哲思。其间我也取得《红楼梦》研究些许成绩，有的学术成果被同行多次引用，并连续两届当选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。

如今我已退休3年，尽管也怀疑自己，可否入了“红学”之门。但我坚信对《红楼梦》的痴迷与阅读，这份缘分永远持续下去，因为《红楼梦》早已在我的生命深处扎下深根！窃以为，如化用清人张潮《幽梦影》感言，《红楼梦》自是一部“情书”，同时又兼有怨书、悟书、哀书！余生，我一定会源于超越名利的生命需要，如同传说中讲述《一千零一夜》是为了“续命”的萨桑王国宰相女儿山鲁佐德，与《红楼梦》再续前缘，对她莫失莫忘、不离不弃、永葆红心！



## 字里行间